



工人反对派

〔苏〕亚·米·柯伦泰 著



商务印书馆

工 人 反 对 派

〔苏〕亚·米·柯伦泰 著

叶 林 段 为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1年·北京

工人反对派

〔苏〕亚·米·柯伦泰 著

叶 林 段 为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3917·305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72千

印张3 3/4

定价：0.43元

Alexandra Kollontai

THE WORKERS OPPOSITION

Solidarity Pamphlet No.7

Published by E. Morse, 183, Beech Lane,

Lower Earley, Reading.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 (Колонтай, 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1872—1952 年) 是俄国的职业革命家、苏联著名的党和国务活动家、第一个妇女外交家。她出身于彼得堡的一个沙皇将军之家，革命前长期侨居国外。

1899 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活动，在 1906—1915 年期间接近孟什维克；1915 年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旅居斯坦福的纳维亚国家和美国时，曾受列宁的委托，担负团结左派国际社会民主分子的任务和组织工作，并曾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成员身分参加 1907、1910 和 1912 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担任社会主义国际局委员。1917 年春返回俄国，被选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1917 年七月事变时曾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逮捕入狱。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为中央委员，积极参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革命以后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曾经领导俄共（布）中央妇女工作部并担任过共产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从 1923 年起，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任苏联驻瑞典和驻墨西哥大使及苏联外交部顾问，并曾荣获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奖章。1952 年 3 月 9 日逝世。柯伦泰一生颇有著述。除现在译出的这本小册子外，七十年代苏联还出版了她的《柯伦泰论

文和讲演选集》，1972年；《我的生活与工作片断》，1974年，等等。

在二十年代初期，联共（布）党内发生工会问题的争论并先后出现若干反对派期间，柯伦泰是“工人反对派”的积极参加者和代言人。“工人反对派”形成于1920年底，以施略普尼柯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联席会议上宣读他起草的《国民经济的组织与工会的任务》一文为发端，而以柯伦泰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为最完备的纲领性文件。柯伦泰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一开始便说：“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先进部分加入了反对派”，“工人反对派代表我们工业无产阶级中实行阶级团结、具有阶级觉悟、阶级意志坚定的部分”。工人反对派还提出了要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由这个代表大会再选出国民经济的管理机关，……等等。对此，施略普尼柯夫解释说：“我们要消灭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国民经济部门中的官僚主义”，“你们低估了工人，工人应当发挥更大的主动性”等等。但同时，施略普尼柯夫又提出了“把国家工会化”和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的主张。

1921年3月，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对于工人反对派的种种主张作了分析和答复，指出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带有明显的工团主义倾向。在第十次和次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对柯伦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会并对她作出了留党察看的处分。柯伦泰在接受了列宁的批判后，很快便承认了错误，脱离了工人反对派而继续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

对于工人反对派，列宁一方面指出它的错误倾向和它的危害性，一方面也说：“在这个反对派里面哪怕有一点健康的东西，都应当加以利用，以便把不健康的成分淘汰出去。”因此，当代表大会责令一切反对派立即解散派别组织的同时，还号召被解散的工人反对派的一切成员服从党的纪律，继续担任党所委派的职务，一概不准辞职。有些反对派分子并没有认真听从党的号召，如施略普尼柯夫，终于被开除出党，而柯伦泰则留了下来为党工作，成为杰出的苏维埃女外交家。

现在我们把柯伦泰的这本《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译出供研究参考。由于没有找到它的俄文原版，只能根据四十年后由英国复制的一个英译本转译。这个英译本并不是很完善的，译者对文中可考的出处都已尽量核对有关的原始材料并予注明；少数查不到出处的，只好从英译本转译。遇有疑问处，适当加了一些译注。错漏不妥之处或仍难免，尚希读者和研究者予以指正。

另外，还译附了两个文件：施略普尼柯夫《国民经济的组织与工会的任务》和《‘工人反对派’纲领》，一并供研究参考。

译者

1980年12月

目 次

序 言	3
一、工人反对派的根源	7
1. 个人管理还是集体管理?	7
2. 工人反对派的成长	9
3. 危机的原因	11
4. “专家们”日益增强的影响	14
5. 国家和党	17
6. “群众并不是瞎子!”	19
7. 谁从这个革命中得到好处?	21
8. “我们的痛苦与他们无干……”	23
9. 反对派的目的	25
二、工会及其作用和问题	27
1. 应该由谁来建设共产主义经济	27
2. 新的生产关系和唯物史观	29
3. 谁来管理生产?	33
4. 托洛茨基的观点	34
5. 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观点	36
6. 限制创造性	40
7. 技术与组织	43
8. 工人反对派纲领	47
三、论官僚主义和群众的自我能动性	50
1. 积极性……以及漠不关心的根源	50
2. 官僚主义的实质	52
3. 反对党内官僚主义	55

4. 把问题提出来公开讨论!	59
5. 反对派的历史必要性	61

附录:

一 国民经济的组织与工会的任务	87
二 “工人反对派”纲领	94
三 参考资料	106
四 年表	108

序 言

下面的正文是作者在 1921 年头几个星期用俄文写的。英译本最初刊登在同一年 4 月 22 日至 8 月 19 日的由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主编的《工人无畏号战舰》专栏上。

《团结报》很高兴地在四十多年以后来复印这个文件，作为对现在广泛展开讨论的有关“究竟错在哪里”这一问题的贡献。我们相信，柯伦泰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她的分析包括了涉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官僚主义的本质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早已被人遗忘。它以俄国群众的实践经验为例论述工人监督和工人管理问题。最后，它以苦恼而富有洞察力的预言，警告革命所面临的内在危机。

不论是在本序言中或是在柯伦泰正文后面的注释中，我们都不打算描述 1917 年至 1921 年间苏俄当时的主导形势。因为在这个题目方面已出版过几本出色的著作，而且柯伦泰本人也揭露了许多新的事实，我们的任务是比较平易的。我们只是想把一个基本文件公诸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因为多少年来在这个国家里都看不到这个文件。我们还打算在注释中使读者们能看到，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在俄国革命蜕化变质的整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这种蜕化变质通常都归咎于诸如俄国的落后、革命未能扩大工业先进的西欧各国、农民占绝对优势，以及“帝国主义

大战”、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战争的破坏遗留下来的可怕恶果等等这样一些“不可避免的”和“外在的”因素。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对于形成俄国革命蜕化变质独具的特征，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但是，它们仍不能解释这个过程的内在本质。这种传统的、十分肤浅的“解释”肯定无助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而唯独这种社会主义觉悟才能保证在夺得政权之后能朝向社会主义迈进。最后，这些传统的解释，也无助于人民从蜕化变质中吸取教训，以避免今后重蹈覆辙。

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懂得。如果蜕化变质只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和“外在的”因素，如果走向社会主义只是取决于这些因素（工业化程度、文化水平、原材料的提供，等等），那末整个革命运动现在需要关心的就只是夺取政权的问题。那末，革命运动能够继续存在，就只有指望夺得政权之后，自然资源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或者不是在那些农民占总人口比重太大的国家夺取政权。

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说，走向社会主义取决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群众的创造积极性和工人阶级大规模参加各级经济和政治生活，那末从现在起就应该揭露那些想以杰出人物的活动取代群众的行动的各种思想。

我们的论点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体系——包括他们所强调的工业上的“一长制”和“党在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在这种蜕化变质中起着极为巨大的作用。我们并不想评价争论之点或贬低俄国革命领袖们。我们并不比列宁或托洛茨基“更加聪明”。只是我们生活在四十年之后。我们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后果。我们看到了革命的自由思想和人

道主义思想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我们必须对这种怪诞的过程
觅求最充分的解释。

在布尔什维克党大厦里形成的意识是和历史发展的一定
阶段,是和工人阶级觉悟的一定程度相适应的。事实上,这些
意识标志着工人阶级觉悟的高涨。俄国无产阶级和它所建立
的布尔什维克党具有血肉相联的关系。它把自己最优秀和最
勇敢的战士贡献给党。它把自己所创造的党看作和它本身一
样。通过超人的努力和牺牲使党取得政权之后,这个阶级便
从历史舞台上退让出来,选出“它”的党承担建设新社会的重
任。

这种退出创造性的积极工作,部分是由于这个阶级无法
控制的一些因素造成的。战争和饥饿使无产阶级的基本干部
分散了和大大削减了。但这种退出也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的
思想体系所促使,而且有时甚至是强迫施行的。我们所要讨
论的正是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柯伦泰曾隐约地意识到,但
至今还没有认真分析过。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力求尽可
能使自己依据俄国的官方文献。

柯伦泰的论文之所以在这个特殊时刻重行刊印,并不是
偶然的。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对传统的分析和组织都表示
不满。他们正在寻求给这个运动的目的重加解释。他们在试
图寻找出这个运动怎样和为何“越出了正轨”。这种思想上的
惶惑不安是和工人阶级觉悟的新阶段相适应的,这种觉悟正
在缓慢地发展。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工人阶级经历了一种最基本的经验:
“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经验,实际上是所有自命为“领导人”

的经验。现在在铁幕的两边正在经历这种经验。工人阶级正在开始深深地吸取某些重要教训，这是一个整个历史时代的教训。这些教训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依靠自己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获得和保持。

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无产阶级运动是广大群众自觉的、独立的运动。在1921年，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和工人反对派通过官僚主义反革命的可怕经验教训，领悟了这个基本真理的主要方面。今天，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革命者的任务在于对现实作不偏不倚的观察，吸取所有的教训并毫无顾虑地把它们公诸于世。

译本和拼写法

柯伦泰的论文的这个译本（原载于《工人无畏号战舰》专栏上）并不是一个很完善的译本。为了忠实于历史，我们仍照原样逐字逐句复印出来，包括一些古老的拼写法。在注释中我们使用了现代拼法。书中主要大标题是原著中旧有的。小标题是我们添加的。

一、工人反对派的根源

1. 个人管理还是集体管理？

在清楚说明“工人反对派”和我们的上级中央的官方观点之间日益加深的破裂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向读者指出以下两个事实：

（一）工人反对派是由苏俄工业无产阶级的核心涌现出来的，它的产生不仅是由于七百万产业工人发觉自己的生活与劳动条件无法忍受，而且也是由于那种因循苟且、自相矛盾和我们苏维埃政策完全背离了早期共产主义纲领所表现的符合阶级实质的原则而造成的；

（二）反对派并不是起于某些个别中心部门，也不是由于个人意见分歧和争论的结果，相反地，它包括了整个苏维埃俄国的各个方面，并获得深远的反应。

目前的一种流行看法是，工人反对派与领袖人物当中出现的许多引人注目的流派之间发生的争论全部根源，仅仅涉及对工会面临的一些问题的意见有所不同。然而这并不是真实的。破裂的程度更为深远。反对派的代表们并不总是能够清楚地表达和解释这一点，但一当涉及我们共和国的重建的主要问题时，在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基本问题上就发生了争论。

在我党领袖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代表们之间第一次表露

出观点分歧，是在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①上反映出来的。在这次大会上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工业方面的集体管理还是个人管理问题”。当时还没有来自一个很好组织起来的集团的反对意见，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工会代表们都倾向于集体管理制，而所有我党领袖都反对这一点，因为他们都习惯于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评价一切事物。他们需要相当多的技巧才智来调和居民中间不同社会集团——例如无产阶级、小私有者、农民和身为专家以及各种各样冒牌专家的资产阶级——所表露的各种社会成分庞杂的、有时甚至政治上敌对的愿望。

为什么在当时除了工会之外没有人坚持捍卫集体管理的原则，甚至他们自己也列举不出主张集体管理的科学论证？为什么那些专家的支持者在当时维护“一长制”^②呢？原因在于，在这个争论中，尽管双方都极力否认这是一个涉及原则性的问题，但历史上不可调和的两种观点却发生了冲突。“一长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观念的产物。“一长制”原则上是脱离集体的一长的不受约束的、孤立的、随心所欲的意志的表露。

这种想法在人类奋勉努力的各个方面——从国家元首的选任直至一个工厂首长的委派——都有反映。这是资产阶级的最高智慧。资产阶级不相信集体的力量。他们所喜欢的只是驱使群众，使他们成为驯服的羊群，可以任凭他们的意向，为所欲为地到处加以驱使。

反之，工人阶级及其发言人理解到，新的共产党人的抱负只有通过工人们自己集体的努力才能达成。群众的集体意志和共同思想越是能够表达出来，那末工人阶级的抱负就越能

更快地和更加完满地实现，因为那将创建一种新型的、步调一致的、团结的和安排周到的共产主义工业。只有那些直接同工业结成一体者才能对之发挥其生动活泼的革新积极性。

放弃原则，放弃工业经营中的集体管理原则，是表明我党在策略方面的妥协，是一种迁就的权宜之计；而且那又是对我们在革命最初阶段如此热心培植和捍卫的阶级政策的背离行为。

这一切由何而来呢？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熟起来的我们党，为何会容许自己脱离正轨，走向迁就权宜的弯路，过去这条道路曾经受到严厉谴责并被控为“机会主义”的。

后面我们再对这个问题提出解答。现在我们要转过来谈谈下一问题：工人反对派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

2. 工人反对派的成长

（俄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在春天（1920年）召开的。在这一年的夏天，反对派还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疾风暴雨般的争论时，对此尚无所闻，而只是在暗地里，在积蓄经验和批判思想。第一次在当时说来还是不完全的表露出这一过程，是在1920年9月党的代表会议上^③。有一段时间，这种思想在人们内心主要是持否定态度和批评意见。反对派还没有很好地形成它自己的主张。但显然，党已经进入了党内生活的一个新阶段。在党的队伍中，“基层”分子要求有批评的自由，并大声疾呼官僚主义在窒息他们，使人毫无自由活动或者自由发挥其积极性的余地。

党的领袖们了解这种暗流，季诺维也夫同志作了许多诺言，如批评自由，扩大群众发挥自我能动性的余地，查究背离民主原则的领导人，等等。他们讲得很多，并且讲得很漂亮；但他们讲的和做的相差很大。九月代表会议以及季诺维也夫慷慨许诺的演说，既没使党本身，也没使群众生活起任何变化。反对派赖以产生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在底层，嗫嚅不清的不满、批判意见和独立自主的要求正在滋长。

这种嗫嚅不清的骚动连党的领袖们也有所察觉，结果不期而然地引起了尖锐的争论。意味深远的是，在党的中央机构里，有关工会所必须发挥的作用问题引起了尖锐的争辩。然而，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在目前，反对派与党的领袖之间争论这个问题，尽管不是唯一问题，仍然是我们整个国内政策的主要点。

早在工人反对派提出它的纲领和建立了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工业重建方面必须赖以立足的基础之前，党的领袖们就坚决不同意他们对工人阶级组织在其参加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工业重建中所起作用的估价。党中央委员会分裂成几派。列宁同志反对托洛茨基的主张，而布哈林采取中间立场^④。

只有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⑤和继此之后，党内才清楚地显示出存在着一个联合的派系，主要是在关于工会问题的原则提纲上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这个派系，即工人反对派，没有大理论家，尽管党内最有威望的领袖坚决反对它，但在整个劳动人民的俄国，它仍旧日益强大和日益扩展起来。仅仅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是如此吗？绝对不然！甚至从顿涅茨矿